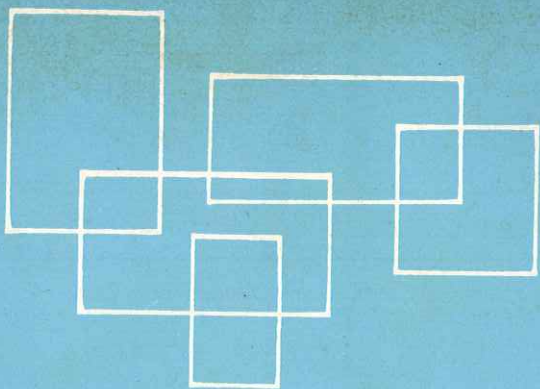


孟沙



櫥窗內外

濤聲詩叢之一

摸象出版社

濤聲詩叢之一

目錄

櫥窗內外

櫥窗內外	
天橋	5
都市小唱	7
組屋里外	9
我認識一個人	11
酒醉	13
世界	14
這邊，那邊	16
有一個人	18
希望	19
初士	21
朋友	22
午間	23
風暴過後	24

孟沙

摸象出版社

目錄

蚁队 (代序)	1
---------------	---

第一輯

櫺窗內外	2
天桥	4
都市小唱	5
组屋里外	7
我认识一个人	9
酒肆	11
畸者	14
这边。那边	16
有一种人	18
希望	19
相士	20
朋友	22
午间。闹市	25
风暴过后	26

第二輯

目 录

有一颗心	28
忆马口	29
匆匆	31
爱的颂歌	33
幸福	35
北行组诗	36
十四行诗笺	39
守岁	42
交响乐	43
妳去的路上	45
那夜·在茶座	47
祝福	49
我们愉快地谈着	50
你是春天	52
旋转厅上	54
爱情	56
有一首歌	57
生活	59
岁暮	60
后记	61

蟻隊（代序）

初时，不知来自何处
像是迷了路，一只
两只、三只，跟上队伍
又跟上了另一群

肩上扛着
几乎把肩头压得稀烂
始终不肯卸下
那被世人遗弃的

没有路的路上
坚忍千年万载的寂寞
时常有几只抵受不住
抛下同伴，作了逃兵

风来过，雨来过
曾经散失的，也加入新的
一点一点排成队
奔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

从夫

校内窗園

第一輯



橱窗内外

站在冷气吹不到的门外
隔着厚厚的、透明的镜片
你瞧见绅士淑女
一个个穿戴得最时髦最标致
连侍应者也一点都不寒伧
(尽管那些打躬作揖会让你看不顺眼
而听说他们都经过特别训练)

在华氏九十度的气温里
有人大白天里也嚷寒要着冷衣
而那是很平常的事
一道厚厚的玻璃门
把自然的风和阳光挡拒门外
人们有最强的耐性最平和的心境
说着最动听的话语
仪态风度是那样完美
就像耸立不动供人欣赏的模特儿

从头到脚总是一个不变的姿态

偶然有一个机会
想到冷气房里避暑
再听不到外边小贩的叫卖声
也不必去躲避开迎面而来的车辆
也看不到每个路人脸上挂着悠闲
你看踏出一步都要望望旁边
看看是不是有人往你身上打量

直到你来到一面大镜子之前
才真正看到那张脸孔！
你滑稽的骂道：两扇笨重的玻璃门
你暗暗推开你呼一口气
然后推下一身汗
阳光从四方形八面涌来
热声从车辆都那样忙碌
人群和你走得不多快，投
这不管会走人眼前
不

天橋

不必匆忙，不必惊慌
即使你带着逍遥的脚步
也没有喇叭在背后乱鸣
也不会有人向你瞪眼

走一段短暂的路
你可以从容地想一想
白云仍然高不可攀
不知那一天也要被人类干扰

桥下没有淙淙流水
没有人在那里流连唱歌
有的是声嘶力竭的叫嚷
在翻腾的人潮里淹没了

走到了桥的尽头
再回到红绿灯管制的路上
你烦躁地在柏油路上猛踩
脚步不期然地加快……

都市小唱

(1)

忙碌的车辆
忙碌的人群
是城市的巨幅上
两帧流动的速度写

(2)

大减价声中
有人在一旁
偷偷叹息：
「生活费又提高了！」

(3)

德士满街跑
可就没有多少辆
载上了希望

(4)

霓虹灯啊

妳老是閃閃銹銹
難道是包庇着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

(5)

看車童的眼光告訴你：
他是生活的逃兵
正寄望你的五分一角
怜悯的施舍

(6)

三輪車夫吃力地踏着
那部相依為命的車子
也和他的年紀一樣
一樣老了

(7)

商店的小職員
忙着向顧客陪小心
他們的青春
不知不覺失落在
無謂的笑聲里

組屋里外

每天踏着同一条楼梯
我的窗口对着你的厨房
虽然有窗帘挡住了视线
夜里仍听得到即使一声叹息

骑楼下我们相遇
黄昏时的第一班
隔天的可能又默默
我们在巴士车上
可能又默默坐在一起

失望在收到信笺的日子
门前总是出奇地静
偶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镜孔里是一双疑问的眼睛

我们都是面善的陌生人
谁也懒得探问对方的名字
当自然的风和阳光
吹不进窒闷的斗室

这时你应该知道
门并不是为开放而设



我認識一個人

我認識一個人
這個人經常被人提起

曾經有過落魄的日子
那時滿口挂着仁義道德
也曾經看不慣這個世界
也不屑與市儈小人為伍

後來是怎樣翻身沒人清楚
只曉得他現在當了公司的小經理
開口閉口聲聲離不了錢
這個字眼他從前最討厭談起

他有一張令人親近的脸孔
當大家都一樣窮途潦倒
現在做起了部門經理
却處處躲避昔日的朋友

他說話的樣子很隨和
旁人的玩笑從來不挂齒

如今要是多谈上两句
他随时会跟你翻脸

他要属下安份地工作
不高兴他们提时间谈薪水
不说什么为工作不计酬劳
将来才有出头日子

有时老板来巡视
他总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了
年底同事没有一个花红
逢人都说他如何如何去争取

朋友知道我们从前在一起
奇怪为何我不找他谋份好差使
我想他了又不想，觉得还是不去认识你！
免得他冲口一句：「我不认识你！」

酒肆

——寫一個印度勞工

午后没有小寐
有另一处可以沉睡的地方

带着疲惫空虚而来
有一列长长的空铁罐
张大着一张张的咀
对着嚼柁叶的咀
於是有人从裤管里
掏出五分一角

直到喝完了五毛一块
(身上仅有的财产)
然后跌坐在发霉的木凳上
那一双在碎石路上
被炙热的赤脚
此刻才找到地方伸放

墙角下躺着一个
已经烂醉如泥
想想呵，他欠下了多少
多少个睡眠债？
这片刻的解脱
不会有人那么缺德
不去干扰他的酣梦

他的梦里
有轰隆隆的铲泥车声
有凶狠无情打管的工
有一群无精打彩的伙伴
最多无时候
出现他的妻子女
带着盼望的眼睛
对着他默默不语
醒来时
他还一直呢喃着
诞生他的故乡的名字

喧哗的热闹声里
铁罐子几时空了

脑子也出奇的清醒
留下几声寂寞的叹气
意识里他知道
该是回去的时候

他无力地举起脚步
蹒跚地踏上来时的路
他的眼前一片迷濛
天地这时候
也和他一样老去



畸者

(那个爱上黑夜的畸者
那个要把自己隐形的畸者
那个被世界遗弃
却坚忍地支撑的畸者)

他踏出千钧的一步
低着头看到自己孤单的影子
阳光不怀好意地盯着他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背上便多驮上一担
比谁都要吃力的包袱

白天常叫他抬不起头
瑟缩得像一头蜗牛
躲开四面八方
向他射来的奇异眼光

他怨过苍生怨过造化
怨过那个含冤离开人间的生娘

怨她不該慈心養活他
讓他認什麼是丑惡
什麼是母愛也不能化解的恨
(這世界啊
已經重重的創傷了他)

有如在一場長途賽跑中
他落了伍，最後還給寂寞
回顧那一個日子沉重的顛
那幾千像箭一樣掠過
歲月他駝笨的他身上痛苦麻木
(然後，他在痛苦中麻木)

這邊。那邊

這一边
高楼大厦
一座又一座
峙立有如雄师

那一边
破陋的木屋
偏促地躲在
繁华一角

這一边
车水马龙
脑满肠肥的
高视阔步

那一边
庭前冷落
挂着鼻涕的小孩
哭着没人理睬



这一边
灯火如市
人们有消耗不完的
闲情逸致

那一边
黑夜很早降临
人们的梦里
老牵挂着明天

这边和那边
只隔着一条马路
两边的人们
生活在两个世界



有一種人

有一種人

忙碌的是开会演讲
当名和利都掌握到手
他却感到无比空虚

有一種人

忙碌的是寻欢作乐
每天都有新奇的花样
居然也会嚷寂寞苦闷

有一種人

满脑子动人的计划
从年头说到年尾
到头来却粒声不出

有一種人

每天默默在工作
在平凡的日子里
生活不断在充实

希望

一个希望——
在幼小的心灵滋长

自从妈在工厂找到工作
妈就答应他把新衣做
可是年头过去又年尾
陈旧的衣服却越补越厚

除夕夜，家家在吃团圆饭
妈却在等他等得眼皮都开
这夜的饭菜他吃得开胃
虽然只多了一小碟瘦肉

孩子们提灯笼四处游行
妈黯然关照他不得乱跑
他嚷着要有灯笼却要新衣
妈心中却有灯笼说不

相士

孩提时最怕穿长袍马褂的老头
母亲说那是替人卜吉凶的先知
看他合上眼皮不断按弄手指
口上念念有词的一本正经
那眼神直叫我害怕得直往母亲怀里藏

长大后一直在外为职业奔走
母亲长年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
又替我请相士批命论前程
说什么三十交上好运道
四十从商无往而不利

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妻子贤慧，孩子也聪明伶俐
经常盘算着生活安定时
把一生操劳认命的母亲接来同住
不必去巴望什么时候飞黄腾达

孩子出世时不曾替他请算命先生

一心只想每年生日送他一件有用的礼物
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老一定会惊奇
然后我会安详地劝说她老人家
前程啦运道啦再好，总是由人瞎说



朋友

—— 記一張咀臉

想起有一个时期
在一个遗忘的夜晚
在那人如天外降临
带着一副老成的脸孔
出现在我眼前，说
「久违了，朋友！」

那人拍拍我的肩膀
拉我到无人的一角
然后脸儿换上了哭丧
断续地说明来意
那副忧戚戚的样子
直把我当作是救星

想起那一段日子
那人视我如把兄弟
三天两头来串门
临走时总不忘记

拍拍我的肩膀
连声「照顾，照顾！」

又过了一些时候
那人有一副绰阔的神气
走在热闹的街坊上
远远看到又避过头去
那模样像个小偷儿
见到了警察躲缩都来不及

许是有了新出路
不屑回顾旧桥梁
那人一朝失去了踪影
谁知道是匿藏在黑暗角落
像一个撒野的小鼻涕
专门闪缩在大人背后投石

偶然翻起旧书信
读到那人的笔迹
肩膀仍感到一股痕痒
信笺好似一张口，在聒絮
依稀间有一个声音，远远地
那么单调——「照顾，照顾！」

虽然我打算遗忘
 可能谁也想不到
 往后有这么一天
 那人会可怜兮兮
 再一度天外降临，直嚷着
 「久违了，朋友！」



午間。鬧市

對面暴風

世界在浓缩
人变得那么渺小

都往最拥挤的地方钻
忙忙碌碌像赶去投胎
车子行着龟步
不住地使性子

好不容易腾出个空间
一眨眼又被填塞
人焐在热流里
脸色都一般的苍白



風暴過後

市開。間干

——看影片「屋」有感

每天在工地上流血流汗
眼看一座高樓起了又一座
每天總是那樣孤獨地想
什麼時候也有自己一處棲身之所

妻子的埋怨充滿恍惚的眼
孩子的委屈缺少歡笑的臉
醒轉來吧！忘記那無根的夢
命運是掌握在你勞動的雙手

高樓大廈尽管好
却不是窮人住得起
一所簡陋的木屋又何妨
只要生活有安慰有憧憬

無需要老繃着脸孔
還有多少人生活比你們更苦
看看那個工場上失足的伙伴
還要养活多病的老母和妻女

把同情关怀送出去
你找到了更多光和热
再大的风暴算得了什么
有那么多颗赤诚的心
愿意和你团结在一起

更大的风暴
终归要平静
家园毁了
将会重建起



這馬口

小課一育

第二輯



有一顆心

——給 K.H

有一顆心
要比擬大海的湛藍
有一個希望
要催醒黎明的朝霞

不管是一顆點滴
也有翻騰跳躍的時刻
即使是朝霞一抹
仍然把光明留給人間

憶馬口

——給啓中師生與舊友

想那些弦歌的日子
想小室里年青的朗笑
想銀光泻地的深宵

长长的山城碎石路
七百多个日子默默的散步
由烦躁到淡泊安闲

暂时遗忘课堂的枯燥
到野外山岗曝一上午阳光
到海滨追逐来来去去的浪花

即使是一屋子冷寂
听听一则成年人的故事
也会泛起片刻如梦的迷惘

煮一壺浓热咖啡
接待远方清夜的访客
也学古人剪烛西窗

嘘寒问暖的记忆
一场小病，一片慰安
几忘记身在异乡

不是所有日子都有彩霞——
灯下往往是神伤时候
读着一页页胶林生活的辛酸

炎暑天多愿吹一阵风
吹醒昏昏欲睡的信心希望
煎熬中立意要发奋向前

平静的心湖起了波澜
像大海中的两片潮
从此奔向地北天南

都门的天空常刮风雨
也常有小梦回到山城
想此生缘会聚散太匆匆

匆匆

你匆匆地来
又匆匆地去
好像要和时间竞赛
看看谁跑得快

我紧握着你的手
你的手是那么健硕粗大
你传递给我温暖
也带给我力量

你的笑容开在黝黑的脸上
仍是那么爽朗豪迈
话题源源从你口中流出
带来连串叫人兴奋的消息

知道你已把旧梦抛开
把青春献给土地
在忙碌的生活中
仍不忘积极学习

朋友，你是那么坚强
那么充满活力
你的形象在我心中
已经愈来愈壮大

你匆匆地来
又匆匆地去
我不敢多留你的片刻
因为耽误你的时间
还有更大的使命
等待你去完成
还有更大的果实
等待你去收割

愛的頌歌

我曾經為美麗的女孩子動過心
可沒有像這一回那樣熱烈對妳
並不是妳比別的姑娘美得嬌艷
或是比別的姑娘笑得更風騷

我曾經為美麗的女孩子動過心
可沒有像這一回那樣熱烈對妳
並不是妳的衣着比別的姑娘更時髦
或是眉毛比別的姑娘畫得細又長

我曾經為美麗的女孩子動過心
可沒有像這一回那樣熱烈對妳
並不是妳有摩登小姐那種爹聲爹氣
或是一副弱不禁風樣子叫人可憐

我曾經為美麗的女孩子動過心
可沒有像這一回那樣熱烈對妳
並不是妳的身段適宜跳新潮舞
或是妳的髮型可以媲美電影明星

任何这些你都不曾用
我的诗仍将为你纵情歌唱
你的美丽永远活在我心田
你的笑容驱走了我底忧伤

即使没有绫罗绸缎的装束
一点也不减损你的清新脱俗
又何必学人贴睫毛涂蓝眼圈
你纯洁的双眼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你的笑容代表着活泼爽朗
一颗心地温和又善良
一头短发衬托着一张圆脸
它是我一辈子的宝藏

就是这些呵，叫我为妳赞美
就是这些呵，叫我为妳动心
自从那一天我们相识
爱情便在我心中萌芽

我把你的美写在诗上
我把你的爱记在心田
世上的星颗尽管千千万万
妳那一颗闪耀得最圣洁光亮

幸福

自从那天开始
爱情的果实成熟
你伸手指在我的臂弯里
生活便不是原来那样

不再把头儿埋下
向漫长的路跨前一步
当紧握住你底双手
我同时要把握幸福



北行組詩

(一) 幸福的列車

都門在隆隆聲中隱沒
沒有送別，沒有叮嚀
踏上靜悄悄的旅程
悄悄地只有心和心知道

遠山近樹都奔來眼前
幫我們遺忘繁忙的酬酢
從此刻起不會再有騷擾
這是一班開往幸福的列車

(二) 檳威渡輪上

黃昏的海水更妖媚了
渡輪顯得無比安詳
躺在她柔軟的懷抱里

有好一阵子的激動
困了几百个无风的日子
海的记忆又重回心上

像流浪的吉普赛人
今夜我们背袱着家
问这陌生的岛城借宿

(三) 海島的夜色

尽管霓虹灯到处眨鬼眼
仍减不了自然的魅力
躺在三轮车上游车河
市廛声里别有一番诗意

夜的关仔角有人搭起讲台
而听潮的人似乎更多
任晚风在耳畔絮语
带来阵阵泥土芬芳

(四) 登上升旗山

也想学小孩子几声欢呼
当缆车慢慢向蓝天靠拢
山上的世界越广阔
人间的恩怨想来太可笑

绿茵如画，连阳光也醉人
午后同样适宜漫步谈心
看多少匆忙的人来人往

有几个带回去自然的恬适

(五) 在極樂寺裡

高高的有如巨人
峙立在逶曲的亚逸淡路上
在苍茫的暮色中赶来
你该不怪我们不合时宜的干扰？

烧把香烛插向香炉
如来佛前虔诚的膜拜
许下多少个心愿了？亲爱的
我正在为幸福默默祈祷

十四行詩箋

(一)

那天和妳走在深夜的街上
脚步由错乱到安闲
我说过要陪妳踏碎故乡的月圆
这话是写在给妳的第一首诗上

可是那晚上没有月亮
星星也不知道何故躲藏
我说没有星没有月不算什么
只要有妳陪伴在我身旁

同样的路子走了又走
不是小城的街道太长
也不是小城的夜色迷人
而是我们有话不完的情长

第二天听妳诉说失眠的滋味
遂想起第一次作客妳家的晚上

(二)

生命的旅途中往往有奇遇
就像妳和我的认识
原本生活在两个不同天地
是机缘把我们牵拉在一起

爱情的梦妳我都编织过
却从没有如今这样的完整
尽管没有十七八少年的狂放
献给妳的仍是一份燃烧的热情

再多的风暴也准备承受
当妳答应从今与我共甘苦
深沉的爱不需要太多的形容词
妳的朴实已给我最大的保证

仿佛眼前就有一幅幸福远景
我们携手一块耕耘一个春天

(三)

踏上幽静的小路
夕阳里有美丽的红霞
明知道黑暗的脚步接踵就来
心坎里仍有一颗未落的太阳

生活将会更充实因为有你
妳像黑夜里的一团火
燃烧我沉静已久的热情
又带给我新的信心和希望

心境从没有如今这样安详
更多的憧憬在眼前展开
我说那感情浮动的年代已成过去
妳底眼眸里是脉脉也是鼓励

於是我想：有人爱过几回却仍痛苦
而我只要爱一次，要爱得幸福

守歲

一样是单调的滴答声响
当长短针重叠在十二的子夜
远处传来疏落的爆竹声
还有振奋不眠的疯狂乐曲

今晚没有月色撩人乡愁
都门的岁暮仍有难遣的幽思
那碰杯的一刻未曾令我醉去
脑海里辗转着过去和现在

而且要把一份将来的寄出
寄出属于年轻人的祝福想望
年年岁岁都有欢笑苦痛
但记忆却永远芳馨甜蜜

交响樂

斯时，大地已岑静
声音仿佛来自远方
仿佛从遥远的彼岸
滚着一头头的浪花
拍打在岩石上
拍打在心灵深处

遂想起许多逝去
许多现在和未来
那回想是山间
匆匆的流水
不舍昼夜地奔腾
向海洋汇集

是欢乐的点
是忧伤的点
有时是那么凝重
有时是那么轻盈

都集中在一双神奇的手
把一切爱和美好
净化了这世界

樂印交



妳去的路上

——寫給母親

千样叮咛，一样关怀
音容煢煢，那情景恍如
昨天，前天。恍如再世
果真梦也似人生

六十三载风风雨雨
妳是掌舵人
经历一场又一场骇浪
惊涛过去了。虽是喘息时候
妳歇息了，带着绞刑的痛苦
绝望於惨酷的人间
再大的风暴都一力承顶
从来没有多哼出一句
却是弥留时际
一刻犹如世纪般难挨

泪尽，蜡炬已干
枯槁脸上，叠摺的皱纹

是一层层没有传记的沧桑
是一辈子劳碌的代价
便最后的一个梦
也享受不到舒适安宁

你去的路上，匆匆又另一春
那国度许或也有春季
有草木盛开，慰你寂寞
有鸟蝶争鸣，遣你愁肠
你与绿同住，与绿常青
虽拱木已枯，不枯的是
那记忆，印在多少年后
两鬓新添斑白，站在你坟前
多少陈年旧事，历历如身边
默默追思，并向你呈上一份
属于为人子者
为人父者的情怀

那夜。在茶座

那夜很罗曼蒂克
那夜有点凉意
而醉人的不是醇酒凝眸
不是灯光摇曳的矇眊

遗忘暖风吹不到的季节
异乡有长长日子的守望
朋友不来，唯孤独伴我
多少狂语豪情尽在一夜下注

不是极峰会议
冷战不在，庄严不在
要将廿六岁遗留的真
抗拒惶惶世故的假

看人来人往，脸挂着悠闲
就是心的悠闲无人晓
饮两瓶「乌狗」，抽两口「乐富门」
有人找到了寂寞的出口

而寂寞仍在我们身上
 像缺了口的堤岸
 像苦酒往肚里倾泻
 然后和着月光醉倒花城里



固然善卦线，卦人未入香
 如人未同致，由少是意
 [口]富永[口]西，[口]良[口]两
 口出南冥[口]下[口]人青

祝福

——寄贈T

都说人生的道路要向前推进
而失意中禁不住也回头想
泪水和欢笑是童年的滋养
早熟的青春常有太多无名的迷惑

像飘零在庭院中一片飞花
离开她苍翠碧绿的年青伙伴
失落了的梦何妨重新编织
总不能学露珠儿怕见阳光

十九岁年代的哭泣和惘然
都是焕发生命中暂时的历程
有一天这一切都成为记忆
谁想当年的苦竟成为今天的回味

许愿做一个年青的拓荒人
让爽朗的歌声点缀岁月
当不安的阴影从心上消逝
明天的路程将更平坦

我們愉快地談着

我們愉快地談着
話兒像溪流的分手
自從那天意外相逢
自到今意過去半載
時是光誰也沒有
但我們的聲音浪
我們笑的和從前
我仍爽朗而年輕

我們愉快地談着
談着過去，和想
談着心願去找到
談着許多過去
談着許多過去
談着許多過去

前直往勇都能
 歌高臂振曾
 天带春美的
 着要仍
 欢挑
 笑战
 我
 们
 唱
 美
 丽
 的
 仍
 向
 最
 大
 的
 困
 难
 挑
 战

天春景



予日由天春
 新舞由舞舞舞
 新舞由舞舞舞
 新舞由舞舞舞

予日由天春
 风浴由面舞到一舞

你是春天

你是春天
你那吹弹得破的小脸
还有脸上带泪的笑容
都是春天里
开放灿烂的花朵

我陪着你千万份小心
从你身上
采摘每一朵芬芳
不管是清晨夜晚
让芳香充满整个庭园

春天的日子
像一道潺潺的溪流
流着我们的关怀和祝福
流着无尽快乐的点滴

春天的日子
像一阵拂面的微风

吹开了我们年轻的心
吹送着我们的殷切盼望

你在美好中长大
一天一天愉快
孩子，如果你是春天
我愿，意是阳光
春天的雨露



(一)

吹开了我们年轻的心
吹送着我们的殷切盼望

旋轉廳上

(一)

脚下的世界在旋轉
十八层楼下是另一个天地
有蚂蚁似的蠕动
有玩具似的脏列
像一条缓缓的溪流
流畅着画意诗情

吐一口口烟圈
隔着一道厚厚的橱窗
真想仰首天外
探问白云的讯息
或且织一个童年的梦
随纸鸢儿遨游飞翔

(二)

厅在回旋
笑在回旋
在这相聚的时刻
几十哩外熟稔的声音

又一次在异乡爆裂

甜愛

都远逝了
那一段烦躁的日子
窗外仍有昨天的晴朗
雨点也唤回我们的记忆
只是心情已不是原来那样

(三)

圆周在回旋
一回又一回
过去将来现在
现在过去将来……



是起点也是终点
茫然中我们站在过去
也望到将来

如果有静止
那时我们重投入浑噩
走在阳光底下
可能会失望
我们也在拾掇希望……

愛情

窗外有雨声淅沥
电唱机的唱碟在回旋
回旋着一支「记忆当年」
——当这廿四岁在低泣
十八岁在迷惘

爱情搁浅在退潮的海滩
遗留下残渣和凄凉
谁也无需怀疑
当那沉睡的时刻已逝
且不妨问：「何时扬帆？」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里

晨曦从温床爬起
歌声把我的意志唤醒
带给我鼓舞
催促我向前
唱起我的新希望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里

歌声是那么年轻
又是那么雄壮
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热情
叫我起劲地工作
一点不觉得倦累

有一首歌
唱在我心坎里

自从我学会哼上
我便唱着一遍又一遍
任何时刻
听到那振奋的歌声
心胸总是荡漾着欢乐爽朗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里

那一首歌
不要管它叫什么名字
也不用理会唱得动听不动听
只要歌儿一上口
我便有无比的朝气
无比的舒畅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张平公

生活

暮韵

如果生活是一首诗
有爱恨也有的希望
不是痛苦的低吟
而是迎着阳光
抱着信念高唱
热烈地

如果生活是一幅画
有小谷也有的溪径
不是隐士的托邦
而是跳跃的生命
在人生道路上
前仆后继



歲暮

怕走在爆竹连天的街上
今晚有人要热闹地守到天明
或许这日子更该让人狂欢
只是意识中又长大了一岁

一样重复着往年说过的话
虽然记忆里加了一份懊丧
都道是人活着就有希望
不看那烟花幻灭了又燃起一个

且莫怪时间老人的无情
他给予每个人公平的三百六十五天
也不管你愿不愿意
明天他又将在你脚下
铺上一条新的路

後記

这是我的第二本诗集。

十年前，当“青春献歌”出版后，有几位文友在报章副刊为文推介，也有人对我的诗作进行严厉批判。这些批评文字当中，有些是溢美之词，有些是善意的指点迷津，有些是离开文学批评的范畴，转为人身攻击。不管是好评坏评，我除了将它们一一妥为收藏外，并不曾对任何批评作出反应。因为我始终认为：创作是作者的责任，作品一旦印成白纸黑字，责任便已落在批评家和读者身上，任何作者的辩护，除非是非常需要，否则都是很笨的。

一九六七年至七一年间，我主编过一个文艺副刊，有人在一本文丛小册子里写了一篇文章攻击我，除了把我的诗作贬得一文不值外，连带我主编的刊物也成为攻讦的目标。由于这事情牵涉到别的一些写作者，在没有其他选择下，我作出了必要的、也很不得已的澄清和反击。这篇东西发表后，有好长的一段日子里竟然没有一声反响，倒是很出人意料的事。

自从踏入文艺园圃，诗便和我的生活结了缘。是诗，使我的日子充满阳光，使我的意志激昂飞扬；是诗，带给了我人生的乐趣，也增添我许多无谓的烦恼。虽然，我并不以诗作为武器，可是却有人对我剑拔弩张，甚至于蓄意要涂黑我的名字；当然，这些狂妄的叫嚣并没有把我吓倒

。十多年来，我由始至终不曾放弃过诗，对于关心我和不满我的人，我的诗将是最有力的答覆。我想。

限于篇幅，也为了方便整理，这本集子所选的诗作，全是写在一九六七年至七一年间。这段时期，我踏进了一个新的生活圈子，也可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在工作上，或是生活的感受上，所看到的、想到的和所接触到的，都有许多可容发挥的好素材，可是眼高手低，毕竟是没有写出几篇令人满意的东西。这点，未尝不是一件可憾的事。

杰伦、端木虹、芜野诸位好友，都曾为这本拙劣的小诗集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有需要在这里向他们表达一下我由衷的谢意。是为记。

识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吉隆坡快乐园)